

# 反資本主義 的心境

米塞斯 / 著 ◆ 夏道平 / 譯



自由主義名著譯叢③

## 反資本主義的心境

原書名 / *The Anti-Capitalistic Mentality*

作者 / Ludwig von Mises

譯者 / 夏道平

責任編輯 / 彭春美

發行人 / 王榮文

出版者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 10714 汀州路 782 號 7 樓之 5

郵撥 / 0189456-1 電話 / (02) 392-3707

傳真號碼 / 341-0760

發行代理 / 信報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 / (02) 396-5912 傳真號碼 / 397-1913

印刷 / 優文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排版 / 正豐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 1991(民80)年3月1日 初版一刷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1295 號

售價 125 元 (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ISBN 957-32-1087-8

## 第 1 章

# 資本主義的特徵與詆毀資本主義者的 心理因素

### 一、消費者至上

現代資本主義的特徵，是在為大眾的消費而大量生產。大量生產的結果，使一般生活水準繼續改善，使許多人的財富不斷增加。資本主義更把平民從無產階級提升到資產階級。

在資本主義的市場上，普通的消費者握有至高無上的權力。他們的購買或拒絕購買，對於應該生產甚麼、品質應該怎樣、數量應該多少，都會作最後的決定。那些專門迎合富人的喜好而製造奢侈品的廠商，在廣大的市場經濟中，只是一個配角；他們的生意不會做很大。大規模的工商業總是直接或間接為大眾服務的。

平民大眾在這方面的抬頭，是工業革命所引起的一個社會大變動。

那些向來屬於低級社會的奴隸、農奴、窮民、叫化子等等，現在都成了購買者，工商界要向他們兜攬生意。他們成了「無不是的」買主；他們能夠使窮的賣主富起來，也能夠使富的賣主窮下去。

在市場經濟（假定沒有被政府和政客們妄加破壞的話）的結構中，不會有特權的貴族騎在平民的背上榨取他們；不會一方面鐘鳴鼎食，一方面冷炙殘羹。

在利潤制度下成功的人，是那些能夠以價廉物美的東西滿足大眾慾望的人。

只有為消費者服務，才是發財之道。

資本家投資，如果沒有看準大眾的需要，他就會很快賠掉他的本錢。消費者在市場上用一分錢，就是投一次票；在每天的全民投票中，消費者就決定哪些人應該保有和經營工廠、商店與農場。生產手段之能否掌握，以消費者的認可或撤消認可以為斷。就這一社會機能來看，消費者至上。

現代觀念中的自由，其意義就是如此。每個成年人都可自由地按照自己的計劃來生活，不致在警察監督之下被迫地遵照政府的甚麼計劃。個人自由之有限制，不是來自別人的迫害或迫害的威脅，而是來自自己身體上的生理組織，以及自然界生產因素的稀少性。人，永久不能違背自然法則去安排他的命運。

確認這些事實，並不等於以絕對標準或玄學觀念來為個人自由找理論的根據；也不是對於流行中的左派或右派極權主義的理論加以任何評判或辯駁。極權主義者認為平民羣眾都是愚昧的，不懂得自己「真正的」需要和利益，所以必須有個扮演「監護者」的政府，否則他們會傷害他們自己；這種監護的責任就由一些所謂「超人」來擔當。

## 二、經濟改善的要求

在資本主義時代，一個普通人也能享受以前最富的人所享受不到的東西。像汽車、電視機、冰箱這一類的東西，雖然並不能經常叫人快樂，但在剛剛得到這些東西的時候，他是會感覺愉快的。某些慾望滿足了，另一些慾望又發生，這就是人性。

美國人的生活標準是全世界最高的；從那些非資本主義國家的人民看來，美國人的平均生活，可望而不可及。這種事實，少數的美國人已充分了解。

大多數的人總是輕視已經享有與易於獲得的事物，而渴求那些難於得到的東西。慨歎人心不足，只是沒出息的表現。不知足的慾望，正是經濟改善的動力。滿足於既得或易得的事物，對於進一步改善物質環境毫不動心，這並不是美德。這種生活態度，與其說是有理智的人類的行為，無寧說是禽獸的習性。人類最明顯的特質，就是不斷地努力改善自己的生活。

可是，這些努力一定要與目的相符。換句話講，這些努力必須適於達成所追求的目標。我們這個時代的人，大多數所犯的錯誤，並不在於渴求更豐富的財貨，而在於用錯了方法。他們被一些捏造的意理迷誤了。他們所採用的政策，與他們自己所了解的真正重要利益相衝突。他們短視，看不清這些行為所不可避免的終極結果。那些結果，必然地是大家貧困，是社會合作（在分工原則下的合作）的解體，是野蠻狀態的回復。

改善人類物質生活，只有一個方法：就是相對於人口的增加，加速地累積資本。每個工人得以利用的投資額愈大，則生產與消費的財貨也就愈多愈精。

這就是資本主義（也即是被人咒罵的利潤制度）日新月異的成就。可是，今天大多數的政府和政黨，反而急於想毀壞這個制度。

他們為甚麼要厭惡資本主義呢？他們在生活方面正享受現代資本主義的成果，但同時卻把羨慕的眼光投射到過去的「黃金時代」和現在的蘇俄，為甚麼？

### 三、階級社會與資本主義

在答覆這個問題以前，我們必須把資本主義社會不同於階級社會的地方弄得清清楚楚。

許多人常常把市場經濟的企業家、資本家，與階級社會的貴族相提並稱，認為他們是一丘之貉。這一類比的根據，是因為企業家、資本家與貴族們都是比較富有的人。但是，這樣的類比是錯誤的。他們沒有看出貴族之富有與資本家之富有兩者之間有何根本的不同。

貴族的財富，不是一種市場現象；它不是來自對於消費者有何供應，它也不是因為消費者羣有何行動而受虧損。它來自掠奪，或來自掠奪者的賜與。這種財富，可能由於賜與者的收回而失掉，也可能被另一個掠奪者用強力搶去，也可能因揮霍無度而消失。封建領主並不為消費者服務，也即是不與一般平民直接發生接觸，因此他反而可以免招庶民的怨尤。

企業家與資本家，就與貴族們不同。他們之有財富，是得力於消費者的光顧。如果他們在市場上遇著勁敵，拿出物更廉、質更美的東西來競爭，他們很快就會失掉所有。

在階級社會中，人們被分成許許多多世襲的階級。不同的階級有不同的地位和權利。有的由法律賦予特權，有的在法律上無行為能力。這種社會的形成，有其歷史的原因。關於這些歷史原因，這篇論文不擬加以敘述。在這裏，我們所應該指出的，只是一件事實，即：封建制度與資本主義是不相容的。由於封建制度的消滅與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原則的建立，人與人之間的障壁才得以撤除，使得大家都可享受私有生產手段與私營企業所可獲致的福利。

在一個階級社會中，個人的社會地位，終其一生是確定不移的。他一生下來就屬於某個階級，社會地位由法律與習慣所硬性規定，同時法律與習慣也規定了他那個階級中每個分子的權利與義務。至於能從本階級升到較高階級，或降到較低階級的個人，都是例外的極少的幸運或惡運者。在通常的情形下，某一階級中的個人，只能隨全體分子的情況變動而變動。個人不是國家的一個公民；他是某個階級的一分子，因而他只是間接地與國家結合。他與本國的另一階級的人發生接觸時，思想與情感絲毫不起融洽作用，他只感覺到彼此隔著一條鴻溝。這種情形表現在語言方面，也表現在服裝方面。在法國大革命以前的政體下，歐洲的貴族們都喜歡說法國語，第三階級說本國語，較低級的市民和農民們則老是講方言、土話、以及知識分子聽不懂的暗語。服裝，也因階級的高低而不相同。遇見一個陌生的人，一望就可看出他的社會地位。

把過去頌揚為黃金時代的人們，每每非難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原則。他們認為，這一原則破壞了階級的特權與尊嚴，其結果是把社會「原子化了」(atomized)，使「有機的」階層解體為游離不定的羣衆。現在，大家各不上下。物質主義代替了過去時代的高貴典型。金錢就是國王。卑賤的人富有，高尚的人兩手空空。

這種非難所隱含的意念，是說在法國大革命以前的政體下，貴族們都是由於德行而出類拔萃的，他們地位崇高與收入豐富，得力於他們的道德與文化水準的優越。這種荒誕的想法，沒有駁斥的必要。撇開任何的價值判斷不談，歷史家不得不大書特書：歐洲各國的高級貴族，都是十六七世紀宗教戰爭與王位戰爭當中，那些見風轉舵、趨炎附勢的軍人及倖臣輩的子子孫孫。

資本主義的兩派敵人——保守的與「進步的」——對於舊的規範，彼此估價不同，但他們對於資本主義社會的規範則一致攻擊。自他們看來，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名利雙收的，並不是那些值得他們敬重的人，而是一些無聊的輕薄的傢伙。這兩派人都妄想以較好的「分配」方法，去代替資本主義制度下不公平的方法。

從永恆的價值標準來看，誰也不會認為：在一個毫無阻礙的資本主義之下，凡是應該被選擇的人，就是生活最好的人。資本主義的市場民主，並不是按照人們天賦的美德或道德修養而給予報酬；資本主義之所以使人或多或少地享有財富，不是從「絕對的」正義來評量他的貢獻，而是由大多數人以其個人慾望的滿足作標準所定的評價。市場的民主制度，其意義就是如此。消費者至上，也即是說，主權在於消費者。他們所需要的，是慾望的滿足。

無數的人喜歡喝「賓卡賓卡」(Pinkapinka 為舉世歡迎的賓卡賓卡公司所提供的一種飲料)；無數的人喜歡偵探故事、神秘的影片、小型報紙、鬥牛、拳賽、威士忌、煙捲、口香糖。所以，凡是能夠以最好最便宜的方法供給這些東西，以滿足大眾需要的人，就會成為富翁。所以，在市場經濟當中所應計較的，不是理論上的價值判斷，而是實際上大家的購買與不購買。

在市場制度之下，有的人深感不平。對於這種人，我可提出一個忠告：如果你想發財，那麼，就得想法拿出價廉而又為人所喜歡的東西來滿足大眾，例如，調製一種比賓卡賓卡更好的飲料。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你有權向每個百萬富翁挑戰。在一個未經政府干擾的市場當中，如果你不能夠勝過巧克力大王、電影明星、拳賽選手，那就是你自己不行。

但是，如果你寧可吟風弄月或研究哲學以求快意，而不屑於去開服裝店或做個拳擊專家而致富，這是你的自由。這樣，你所能夠賺得的錢，當然不能像那些為大眾服務的人所賺得的錢一樣多。因為這是市場民主經濟的法則。在市場的民主經濟中，誰能夠滿足多數人，誰就可以贏得多數的選票——金元。所以就賺錢這件事講，電影明星當然勝過哲學家，賓卡賓卡的製造者當然勝過交響樂的作曲家。

我們必須認清，社會提供獎品讓大家都具有競爭的機會，這是一個社會制度。但在這個競爭獎品的制度下，許多人因天賦的障礙，妨害了他的成功。有的人一生下來就是病夫，有的人到了後半生就能力減退。這都不是競獎制度所能改變的。生理上的裝備，嚴格地限制了一個人所能工作的範圍。有能力可以自由思想的人與不能自由思想的人，其差別是無法計量的。

#### 四、失敗者的怨氣

現在我們試看人們為甚麼厭惡資本主義。

在一個以階級為基礎的社會裏面，倒霉的人可以把環境歸咎於命運。他之所以為奴隸，是因為有一種決定一切的超人力量，指派了他的階級。他自己無可如何，因而他沒有理由要以身世卑賤為可恥。他的妻子也不能指責他，如果他的妻子真的問他：「你為甚麼不是一個公爵呢？你若是公爵，我就是公爵夫人了。」他一定會答覆：「假如我一生下來就是公爵的兒子，我也不會和你這個奴隸的女兒結婚，而要做另一個公爵小姐的丈夫了。你不能做公爵夫人，完全是你自己的過錯；你為甚麼不好好地選擇你的父母呢？」

在資本主義的制度下，事情就全然不同了。每個人的生活地位都

靠自己來決定。凡是有野心而未完全實現的人，都會很清楚的知道是他自己錯過了若干機會，或是由於不合時宜而被冷落。如果他的妻子埋怨他：「你為甚麼只賺八十元的週薪呢？假若你像同事保羅那麼能幹的話，你應該昇為領班，而我也可以過較好的生活。」這時，他就會覺得不如人而感到慚愧。

大多數人批評資本主義太冷酷，這是由於在資本主義之下，每個人按照他給別人的貢獻而取得報酬。這個原則的權威，對於個人的缺陷毫無寬假。每個人都知道，在他自己失敗了的地方，有的人成功了。每個人也都知道，在他所妬羨的人當中，有些原來與他立於同等地位，由於努力而爬起來的。他想起這些，自然心有不甘；最壞的，他還知道別人也清楚這些事情，於是他更覺難過。從妻子兒女的眼光中，他領會到一種無言的責難：「為甚麼你不能更能幹一點呢？」他經常看到大家都恭維那些成功的人，而以冷眼或憐惜的態度對他。

資本主義使每個人有發展的機會，但是，成功的只有少數。這一事實，使得許多人感覺不快。就大多數講，一個人努力的收穫，無論它是甚麼，若與他的野心所希望的相比較，總是微乎其微。另一方面，他又經常看到別人成功的地方，正是自己失敗的地方。由於下意識裏自卑感的滋長，於是對於那些勝過他的人，他就心懷憎恨了。此所以走江湖的人嫉妬有恆業的人；工廠裏的工人嫉妬領班；公司管理員嫉妬副經理；副經理嫉妬總經理；擁有三十萬元的人嫉妬百萬富翁……每個人自我信賴心與道德平衡，無形中都被另外的少數人傷害了。那些少數人，是以事業的成功來炫耀他們的能力強、才幹高。

德國有一大羣著作家，對於「西方」啓蒙運動的若干觀念和唯理主義(rationalism)、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自由放任等哲學，以及來

自這些思想的若干政策，一概採取強烈的反對態度。這一羣著作家，是由摩梭爾(Justus Moser)領導的。新的學說當中，最使摩梭爾憤怒的，是主張文武官吏的陞遷，須以個人的功績與能力為標準，而不依據在職者的門閥、血統、年齡和服務的時間。摩梭爾以為，在一個「成功專靠個人功績」的社會中，有許多人是很難堪的。因為人性就是這樣：每個人都會把自己估價過高。如果一個人的身份高低，不是決定於他自己的天生素才幹，而是被另外的一些因素決定，那麼，那些停留在低級地位而爬不上去的人們，纔可甘心忍受，而也無損於他們的自信與自尊。但如果專靠功績來決定的話，情形就不同了。失敗的人就會自覺羞辱，由自覺羞辱而生怨恨，對於所有勝過他的人都懷怨恨。①

以價格與市場為主體的資本主義社會，是以個人的作為決定他的成敗。這種功績原則，因為摩梭爾的偏見所反對，但他對於那些從市場制度中失敗下來的人所作的心理觀察，確是很對的。

為著自安自慰並為自己辯護，這樣失敗的人總要找一個替罪的羔羊。他要使自己相信，失敗的原因不在自己。他覺得，他的聰明才智與努力至少不會比那些成功的人差。不幸，這個萬惡的社會制度不獎勵最可敬佩的人，而是把光榮給那些非法橫行的惡棍、騙子、剝削者、魯莽漢。他之所以失敗，是由於他的誠實。他不屑於採用卑鄙污濁的手段，而那些手段正是成功者所賴以成功的。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一個人只有兩條路可以選擇：一是富而不仁，一是仁而不富。他，他自己，謝謝上帝，作了正確的選擇，沒有走上富而不仁的途徑！

這就是生活在資本主義社會的人，為自己的失敗找尋替罪羔羊的心理狀態。其實，資本主義社會是按照各人對於大家福利的貢獻而分別待遇的，因此每個人都是他自己命運的創造者。在這種社會裏，凡

是野心沒有充分滿足的人，總不免心懷憤慨，因而對於那些比較成功的人也怨恨了。於是，愚蠢一點的，就以惡言惡語任意誹謗，發洩肚皮裏的怨氣。有點修養而慣於矯飾的，則把他們的怨氣昇華為一種哲學——反資本主義的哲學。他們想以這種哲學來抑制自己內心深處一種聽不見的聲音，那個聲音，時時刻刻在告訴他們：失敗，完全是自己的過失。

他們那麼狂熱地為反資本主義的立場而辯護，正是由於他們的意識界正在進行自我交戰。

生活在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社會裏面，野心受了挫折而感受到的苦痛，是不同尋常的。其所以如此，並不是由於法律之前人人平等這一事實，而是由於在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社會中，人與人之間才智的差異、意志力的強弱、勤勉程度的不同，都會毫無掩蓋地暴露出來。由於這種無情的暴露，那些受了挫折而又缺乏自知之明的人，就得為他的心靈找個避難所，於是形成了一些空想，想出一個「完善的」世界來。在那個「完善的」世界裏，大家所接受的待遇，是以各人的所謂「真實價值」為標準。

## 五、知識分子的憤慨

在通常情形下，一般平民沒有機會和那些比他更成功的人經常在一起。平民總是在平民圈子內打轉，他不會從社交中遇到他職務上的頭兒。他不會從親身的經驗中，看出一個企業家或一個管理員有何不同的才能可以為消費者服務而獲致成功。因此，他所嫉妬和憤恨的，不是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物，而是模模糊糊的一些抽象的東西，像「管理」、「資本」、「華爾街」等等。怨恨這些抽象的東西，與怨恨一

個天天見面的人，在感情上是不一樣的，前一場合不會像後一場合那麼激烈。

另外有些人，由於職業的特殊性或家庭親戚關係，經常要與那些比他們更有成就的人親身接觸；而後者的成就，照前者想來，應該是屬於他們自己的。因此，這般人的怨恨，就不像一般平民那樣以抽象的東西為對象，而是以他們日常接觸的人為對象。所以他們的感情更為激切。他們咒罵資本主義，因為資本主義把他們應該享有的地位給了別人。

這就是普通稱為知識分子的情形。我們以醫生為例來講吧。每個醫生從日常工作與經驗中都已認知這個事實，即醫界是一階級社會，所有的分等都是以功績為標準。那些技術造詣比他好而地位比他高的人，大都是他當年在醫科學校的同班同學，他們曾經同他在一塊做過住院醫生，他們曾經同他一起出席過醫生協會。他經常在病人牀邊碰到他們，也經常在社交場合碰到他們。他們當中有些是他的朋友，有些是他的親戚。他們都對他很客氣，也把他當作同僚來稱呼。但是，他們的社會地位則高高在他之上，而收入也比他的多得多。他們勝過他而屬於另一個階層了。當他這樣一想的時候，他就感到羞辱。但是他又必須隨時隨地提防自己，以免這份怨憤和嫉妬的情感被人窺出，更使人瞧他不起。他必須掩蓋這份情感，另找一個替代的目標來發洩怨氣。於是社會經濟制度就成了他攻擊的對象了：這個萬惡的資本主義！其實就他的能力、他的才智、他的努力與造詣來講，這個不公平的制度，已經給他應得的報酬了。

同樣地，在律師與教員、藝術家與演員、作家與記者、建築師與科學家、工程師與藥劑師當中，也有許多人有這種心理狀態。他們眼

看著以前的同事、同學和親密朋友騰達起來，也覺得自己受了委屈；同時，由於同行同事等等關係應有的情誼遮蓋住嫉妬的實情，更加深了他們內心的憤懣。

在某些知識分子的心目中，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就體現在那些熟人的身上。那些人的成功是他所憎惡的，他們把自己的委屈都歸咎於那些人。那些人既是資本主義的化身，所以資本主義也為他們所厭惡。要了解知識分子為甚麼都對資本主義大肆攻擊，我們必須認清這一個要點。

## 六、美國知識分子反資本主義的偏見

知識分子之反資本主義，這一現象不只見之於一個國家或少數國家，但在美國則比在歐洲各國更為普遍、更為厲害。為解釋這個頗為令人驚奇的現象，我們必須從「社交界」(society)或法文的 le monde 說起。

在歐洲，「社交界」包括各方面活躍的有名人物。政治家與國會的領袖、行政機關各部門的首長、各報刊的出版者與編輯、聞名的作家、科學家、藝術家、演員、音樂家、工程師、律師與醫生，再加上工商界鉅子、貴族的後裔，這般人就形成所謂上流社會。他們彼此之間常常接觸，宴會、茶會、舞會、展覽會、演劇，都是他們碰頭的機會。他們常常到同一的餐館、旅社和其他聚會場所。

當他們聚在一塊的時候，他們都喜歡談論關於知識方面的事情。這種社交風氣，是從文藝復興時代的意大利開始的，接著盛行於巴黎的沙龍(salon)，後來西歐與中歐所有重要城市的「社交界」，也都羣起倣效。

凡是新的觀念與新的意理，在尚未影響到全社會的時候，都在這些聚會中經過了若干次的議論。研究十九世紀歐洲美術史與文學史的人，如不從當時的「社交界」著手，是難於獲得要領的。因為，當時的「社交界」對於美術與文學等方面的人物，曾發生過抑揚褒貶的作用。

歐洲這樣的社交界，並不是緊閉大門的，凡在任何方面出色當行的人物，都可以加入。闊人與富人的加入，當然更容易一點，但在這裏面，富與貴並不能決定某個人的地位與聲望；能夠在這裏享有聲望的人，是由於他個人有某些卓越之處。巴黎的沙龍泰斗，並不是百萬富翁，而是法蘭西研究院(Academie Francaise)的分子。知識分子既佔領導地位，其他的人至少也得附庸風雅，對於知識方面的事物，表示很有興趣的樣子。

歐洲這樣的社交界，對於美國人是陌生的。美國所謂的「社交界」幾乎只是包括最富有的家庭。工商界鉅子，與卓越的著作家、藝術家、科學家之間沒有社交上的接觸。有些人是輿論的倡導者，有些人是某些觀念的先進，而這些觀念將會影響國家的前途；可是這般人與那些在社會名人錄上有姓名的人，也沒有甚麼社交上的來往。大多數社交界的名人，對於讀書沒有興趣，對於觀念上的問題，更沒有興趣。當他們聚在一塊而不玩紙牌的時候，就是議論人物，或者以娛樂的節目做話題，很少很少涉及文化方面的事體。這些人當中縱然有少數人對於讀書不很厭惡，但他們也不想結識著作家、科學家和藝術家。因此，在社交界與知識分子之間，橫著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

這種情況的形成，我們不難從歷史上求得解釋。但這樣的解釋並不能改變實際的情況。「社交界」既蔑視知識分子，知識分子的反應就

是憤恨。

美國的著作家或科學家，慣於把工商界的富人看作粗俗的市儈，教授先生每每瞧不起那些熱心於學校球隊而不熱心於學術成就的學生。如果他知道競技的訓練者比哲學教授賺得的薪水更多，他便覺得是個侮辱。有些工商界的人只重視研究工作的金錢價值，這些工商界人士，也為一般做研究工作、發明過新的生產方法的人所痛恨。

美國有很多的物理學家同情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由於他們不懂得經濟學而又常常聽到大學內某些經濟學的教員也在反對利潤制度，這就很難希望他們抱持其他的態度了。

一個國家，如果有一羣人把自己圈起來，與其他的人羣隔絕，特別是與知識界的領袖們隔絕，像美國「社交界」那樣的作風，則他們必然會成為圈子外的衆矢之的。（美國那些有錢的人在社交上的排他主義，正是自己孤立自己，而且激怒羣情，以致知識分子大都傾向於反資本主義。）

## 七、白領工作者的憎恨

白領工作者對於資本主義的憎恨，除掉一般性的以外，由於工作關係，還有其特殊的憎恨。

他在經理部門，坐在寫字檯的後面，經常在記錄業務上的語言與數字。對於這種工作，他每每高估了它的重要性。他也像頭兒一樣，經常審閱其他同事們提出的報告，並且也直接或用電話與他人商談。於是他很自負，他以為他自己是屬於企業管理部門的樞機，乃把自己的任務與頭兒的相提並論。同時，作為一個「勞心者」，他又瞧不起那些指掌胼胝而骯髒的手藝工人。可是這些手藝工人賺得更多的報酬，

也更被人重視。這種現象，使得他更為憤怒。他想，資本主義不按照他「智力」工作的「真實」價值給以報酬，而偏要優待那些簡單的賤工。可恨！

以「勞心」與「勞力」來分高低貴賤，這是個陳腐的觀念。由於這一觀念作怪，白領工作者就看不清實際情形，以致盲於估價。他不知道，他自己的那種附屬性的書記工作，只要簡單的訓練就會做得好；他不知道，他所嫉妬的那些動手的工作，需要懂得怎樣處理現代工業中複雜而微妙的機械，必須受過高度技術訓練的人纔能勝任。白領工作者之不了解這種實情，正表明他缺乏識見與理解力。

另一方面，書記工作者也和專門職業者（醫師、律師）一樣，每天要與一些比他更成功的人們接觸而使他苦惱。他親眼看見有些同事是從自己同樣的地位抖起來的，而他自己則落在人後。昨天，保羅和他是同一個等級；今天，保羅陞遷了，也顯得比他重要。他一想，在任何方面，保羅都不如他，於是乎他的結論就是：保羅的抖起來，靠的是卑鄙手段；而這種手段，只有在大家所咒罵的不公平的資本主義制度下纔能夠行之有效。

書記人員的妄自尊大，把他自己的那種助手工作，與他們頭兒的工作相提並論，自以為是中樞活動的一部分，這種心理的典型，我們在列寧的一篇論文〈論述「生產與分配的控制」〉中，可以看得出。

列寧本人和他的那羣造反者，對於市場經濟的運作，一點也不了解，同時，他們也不求了解。他們所知道的資本主義，只是馬克斯所形容的萬惡中最惡的東西。他們是職業革命家，籌黨費是他們唯一的賺錢方法。黨費雖也有自願捐輸或應募的，但大部分是來自強迫的勒索或沒收。一九一七年以前，這些革命同志們，有些亡命在西歐和中

歐，那時，他們常常在公司裏面做點書記一類的助手工作。填表、寫信、登記帳冊、整理文件，這一類的經驗，就是他們的經驗。列寧對於企業家的活動，僅僅是根據他的同志們這點經驗來認識的。

列寧很正確地把企業家的工作，與工程師、農業家等等技術人員的工作分辨清楚。技術方面的專家們，大都是執行命令的。他們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服從資本家，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就要服從「武裝的工人」。資本家與企業家，彼此的功用不同；不同的地方，照列寧的想法，前者控制生產與分配，後者控制勞工與產品。其實，資本家與企業家的任務，都在於以最好的方法去利用生產要素以滿足消費者的慾望——即是說，他們是在決定生產些甚麼，量多少，質又如何。

但是，這不是列寧所說的「控制」的意思。因為列寧是馬克斯的信徒，他不會知道在任何社會制度下，生產活動所必定遭遇的幾個問題：生產要素不可避免的稀少性；未來的情形不確定，因之生產難於準備；以及如何從許多技術性的方法中挑選最好的方法，而被挑選的方法，不僅要能夠達成既定的目的，而且也要對於其他目的的達成極少妨礙——即是說，利用這種方法，可使生產成本減至最低的程度。

關於這一類的問題，在列寧奉之為聖經的馬克斯與恩格斯的著作中，一點影子也找不著。列寧所有的工商業知識，都是那些在公司寫字間裏作過事的同志們所講的那一套。他們是把工商業看作一大堆繕寫、記錄和計算的工作。所以列寧說，「計算控制」是組織社會與改造社會的主要工作。但是，他又繼續說，「計算與控制」已經「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簡化到了極點……只要能讀、能寫，並懂得算術四則的人，都可勝任這種簡單工作。」②

這就是書記人員所特有的看法，也即是他們憎恨資本主義的一個

根由。

## 八、「堂兄弟們」的妬恨

在一個不受外力干擾的市場裏面，誰的生產效率最高，生產要素就轉到他的手中。這個動態是永不停止的。個人或公司，一旦努力鬆懈，不能以最好的方法去滿足消費者的需求，則以前慘澹經營所累積的財富，馬上就開始消散。

財富的這樣消散，有的是在企業家本人的晚年即已開始。因為年老力衰，不能繼續應付市場的無窮變化；但是，更常見的則是由於繼承人的不振作，以致敗掉了先人的遺產。

如果不振作的後嗣，還能不失為有錢人的話，那就是由於反資本主義趨勢下的某些制度和政治措施。在競爭激烈的市場裏面，要保持既得的財富只有一法，就是天天與人競爭以增加財富。因此有些不振作的後嗣，從市場上退出來。他們只好購儲公債，在政府的庇護下逃避市場淘汰的危險③。

有些家庭，連續幾代都有卓越的企業人才，兒輩、孫輩、乃至曾孫輩，都有一兩個能與祖先媲美，甚至超過祖先的人物。在這樣的家庭裏面，先人遺傳下來的財富不僅不致消散，而且日益增多。

自然，這樣的情形是不常見的。它們之所以引人注意，不僅是出於不常見，而且也由於那些增殖遺產的人，享受了雙重榮譽，既為祖先增光，又為本人生色。這種「世家子弟」——有些不明瞭階級社會與資本主義社會之別的人，這樣稱呼他們——在其個人修養方面，大都把優雅的風度與生意人的勤勉和精幹相結合。這種人，有的是全國最富的企業家，有的是全世界最富的企業家。

這少數的所謂「世家」，與現代反資本主義的宣傳，有很重大的關係。為說明這一點，我們必須把這類家庭的內情，詳加檢察一番。

在這類幸福的家庭中，其子孫也不會個個有大企業家的才幹。有這種才幹的，一代當中通常只有一人或兩人。為著保持與增殖家產，必須由這一兩個人負起經營事業的責任，其餘的都是分享利益的份子。這種關係的安排，各國有各國的法律規定，但其結果總是一律的。即是在這種家庭當中，家庭份子分成兩類，一類是經營事業的，一類是不管事業的。

在通常情形，第二類的人都是與第一類的人有親密關係的。我們把第一類的人叫做「頭兒」。第二類的人包括頭兒的兄弟、堂兄弟、姪子，有時還包括姊妹、孀居的嫂娣、堂姊妹、姪女等等。我們把這第二類的人統統稱為「堂兄弟們」。

這些「堂兄弟們」從公司或商店裏拿錢用。但是他們對於工商業是外行，一個企業家所面對的是些甚麼問題，他們一點也不知道。他們在那些供給膳宿的中學和大學裏面成長起來，而那些學校大都充滿了鄙棄賺錢的氣氛。他們當中，有些人把時間花在夜總會、賭博場、或酒色場所。有些人則附庸風雅，很膚淺地畫幾筆畫，寫幾行詩，或耍幾下其他的「藝術」。所以「堂兄弟們」當中，大多數是些遊手好閒而無用的人。

但是，也有例外。而這些例外的「堂兄弟們」，在某些方面的光榮成就，足以抵消那些花花公子的聲名狼籍而有餘。許多卓越的著作家、學者、政治家，就是「堂兄弟們」當中的例外人物。這些人因為不愁生計，不必幹那些賺錢的工作，所以他們在思想方面成了若干新觀念的倡導人。此外還有些「堂兄弟們」，因為自己的智慧較差，不會有何

創見，但他們對於藝術工作者很慷慨地給予物質與精神上的援助和鼓勵，以致產生了偉大的藝術家。這一類的「堂兄弟們」，對於社會也是有貢獻的，因為他們是藝術家的保護人(the maecenas of artists)。

英國在思想與政治方面的革新，常常得力於這般有錢人的幫助，這是歷史家所重視的事實。法國十九世紀的大著作家與名藝術家，也是在「社交界」(le monde)經常得到物質與精神的鼓勵。

這裏，我們並不是要責備花花公子們的罪惡，也不是要宣揚另一些富人們的優點。我們要指出，在「堂兄弟們」當中另有一羣特別人物，他們接受了一些摧毀市場經濟的理論，並且為這些理論的傳播推波助瀾。

「堂兄弟們」與他們頭兒的經濟關係，以及與家庭公司或商號的經濟關係，大都是遵照他們父親或祖父的遺囑安排的，也有的是依照「堂兄弟們」自己簽了字的協定來安排的。但是，有些「堂兄弟們」總覺得這種安排——無論它屬於哪一種——都是損害他們的。他們總以為自己所得的太少，而頭兒所得的太多。他們對於工商業與市場，毫無知識，只是相信馬克斯所講的：資本會自動生息。他們不懂得家庭裏那些經營事業的分子，為甚麼應該比他們自己多賺些錢。資產負債表與損益計算書的意義，他們不了解。他們總疑心頭兒的所作所為是在欺騙他們，剝削他們與生俱來的權利。於是，家庭內部就不斷地發生爭執。

在這種情形下，頭兒們的憤怒是不足為怪的。他們克服了政府與工會加在大規模工商業方面的一切障礙，而使事業成功，他們並以此為傲。他們知道得很清楚：如果沒有他們那種幹勁和效率，這個公司或商號早就失敗了，這個家庭也早就衰落了。現在，那些「堂兄弟們」

不僅不感恩，反而口出怨言，這就難怪被人認為厚顏無恥了。

家庭的頭兒們與「堂兄弟們」之間的口角，如果只在家裏鬧鬧，不鬧出自家的大門，那也罷了。但是那些「堂兄弟們」為要給頭兒們難受，有的就參加了反資本主義的陣營，並且以金錢資助各種所謂「進步的」運動。他們熱烈地支持罷工，甚至自家工廠的工人罷工，他們也支持④。到了這時，問題就非同小可了。

大家都知道，現在有許多所謂「進步的」雜誌與報紙，其經費完全靠這些「堂兄弟們」的慷慨捐助。這些「堂兄弟們」也資助一些「進步的」大學、學院和學術機構，去做所謂「社會調查研究」，並且支持共產黨的一切活動。不僅如此，他們還滿口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在所謂「普羅隊伍」(Proletarian army)反資本主義的鬥爭中擔任要角。

## 九、百老匯與好萊塢的共產主義

資本主義給了許多人可以安逸過活的進款和閒暇；這些人是要尋找娛樂的。於是戲院開演時總是擠滿了觀眾。著名的演員與作腳本的人，也就收入豐厚。他們住華麗、甚至有游泳池設備的房子，還可以僱用名廚烹調膳食。這般人，該不是飢餓線上的掙扎者吧！然而，好萊塢與百老匯，這些舉世聞名的娛樂業中心，卻是共產主義的溫牀。在那些堅決支持蘇維埃主義的一羣人當中，有許多是劇作家與演員。

對於這種現象，曾經有各種解釋。大多數的解釋多少都有一點真理，但都沒有指出那些舞臺上和銀幕上的名角為甚麼要參加革命行列，甚麼動機在驅使他們。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消費者至上。要發財，就要靠消費者的光顧。就這一點來講，一個工業家所提供的勞務，與一個劇場老闆、一個演

員、或一個作腳本的人所提供的勞務，是沒有區別的。也即是說，這些勞務能否發財，都要取決於消費者的選擇。可是，由於認清了這一事實，那些以娛樂來滿足消費者的人們，對於自己的前程，比那些向消費者提供具體物品的人們，要擔心得多。

生產具體物品的人，都會知道他們的產品之所以有人買，是因為產品本身有些物質的性能。只要沒有貨色更好而價錢更低的同樣產品出現，他們可以相信大家還會繼續購買它們，因為這些產品所滿足的慾望不會在短期內有多大的變動。所以，精明的企業家對於產品的將來行情，在某種限度以內，是可以測知的。因而他們對於將來，能夠保持相當的信心。

至於娛樂業，情形就不一樣了。尋找娛樂的人，為的是解悶或消遣。解悶消遣就要靠新鮮玩藝。看慣了或聽慣了的東西，令人厭倦。娛樂業必須常常變化，推陳出新。顧客們所最喝采的是一些新異而令人驚奇的東西。他們的興致不專而難於捉摸。今天高興的，明天也許就厭煩了。舞臺或銀幕的名角、明星，總是耽心大眾的興趣轉移。他很明白，他今朝的紅得發紫，完全是靠那些尋找快樂的人們的興會與趣味，到了明天也許就被他們遺忘了。未來的新角，精力充沛的後生小子，將會取悅觀眾，奪去他的地位。這種憂慮經常使他苦惱。

名伶們的這種憂慮，很明顯地，沒有甚麼方法可以解除。因此，像落在水裏的人一樣，為著救命，一根草他們也要抓住。他們當中有些人就以為共產主義將可解救他們。他們想，「共產主義不是一種使人快樂的制度嗎？人類的一切罪惡都是來自資本主義；資本主義將會被共產主義打倒，不是許多名人都這樣講嗎？我們自己也是辛苦工作的人，難道不是勞工們的同志嗎？」

我們很可以講，好萊塢與百老匯的共產主義者，沒有一個人曾經讀過任何社會主義的著作，也沒有人好好地分析過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正因為這個事實，才使得那些影星、舞星、歌星們，以及那些喜劇的作者、電影本事的作者、歌曲的作者們，都迷失在一個幻想當中，以為一旦到了「剝削者」被剝削的時候，他們所特有的那些憂慮也就解除了。

有些人把娛樂業一些惡劣而淺薄的出品歸咎於資本主義。關於這一點，我們沒有討論的必要。但是，值得我們注意的，倒是好萊塢與百老匯的那般人，對於共產主義的支持比較美國任何其他方面的人士要熱烈得多。如果將來有一位歷史家，像法國滕氏(Taine)那樣，善於從小事方面尋找歷史事實的起源資料，那麼，他將不會不提到，世界著名的脫衣舞女郎在美國過激運動中所扮演的角色<sup>⑤</sup>。

## 註 釋

- ①摩沙爾著：*No Promotion According to Merit*，一七七二年初版。(Justus Moser's *Sammtliche Werke*, ed. B. R. Abeken, Berlin, 1842, Vol. II, pp.187-191)
- ②參考列寧著：*State and Revolution*(*Little Lenin Library, No.14* 紐約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發行)pp. 83-84.
- ③不久以前，歐洲還有另一個辦法以保障財產不致被所有人浪費掉。從市場中賺來的財富，得以投資於大規模的地產，而這種地產因若干法律的規定，不致受競爭的關係而損失。英國的限嗣繼承法和歐洲大陸所實行的類似的繼承法，都是防止財產所有人出賣他的財產，以免他的後嗣受到損害。
- ④「最漂亮的汽車，由穿制服的司機駕駛，把一些婦女們送進工會的糾察隊，有

時加入罷工運動，而這種罷工所打擊的工廠，正是資助他們買汽車的工廠。」

Eugene Lyons: *The Red Decade*, New York, 1941 p.186.

⑤參考 Eugene Lyons 同書 p.293.